

萬 有 文 庫

第二集七種

王 雲 五 主 編

統 治 者

(四)

哈 代 著
杜 衡 譯

統 治 者
(四)

哈 代 著
社 衡 譯

漢 譯 世 界 名 著

目次

第一部

第六幕

第一景	奧斯特里茨戰場	法蘭西陣地	二六五
第二景	同上	俄羅斯陣地	三六五
第三景	同上	法蘭西陣地	三七九
第四景	同上	俄羅斯陣地	三八七
第五景	同上	帕萊尼的風磨近邊	四〇一
第六景	蕭克威克屋, 貝斯附近		四〇六
第七景	巴黎	一條通到丟伊勒里宮去的街道	四二一
第八景	普特尼	平草場屋	四三一

第二部

四五九

人物

四六一

第一幕

四七七

第一景

倫敦 福克斯的住宅, 阿林登街

四七七

第二景

倫敦和巴黎之間的海程

四九五

第三景

柏林街道

五〇五

第四景

葉那戰場

五一七

第五景

柏林 一個臨着公共場地的房間

五二八

第六景

同上

五三六

第七景

鐵爾西特和尼門河

五四九

第八景

同上

五五八

第二幕……………五八九

第一景 比里尼山脈和隣近的山谷……………五八九

第二景 阿朗恢斯，馬德里附近 「和平親王」戈多伊宮中的一個房間……………五九二

第三景 倫敦 在撒利斯勃里侯爵夫人家裏……………六二〇

第四景 馬德里和它的附近各處……………六三四

第五景 英吉利海岸和西班牙半島之間的大海……………六三六

第六景 聖格魯 約瑟芬的內室……………六四三

第七景 維密羅……………六六一

第三幕……………六六五

第一景 西班牙 阿斯託爾加近旁一條大路……………六六五

第二景 同上……………六七九

第三景 古羅尼亞前面……………六九五

第四景 古羅尼亞 堡壘附近……………七一四

第五景 維也納 斯德芬斯場上的一家咖啡店……………七二一

第四幕……………七二九

第一景 維也納城外的一條道路……………七三九

第二景 羅波島，對面是伐格蘭……………七四八

第三景 伐格蘭戰場……………七五二

第四景 達拉委拉戰場……………七八〇

第五景 同上……………七八六

第六景 勃萊登 皇家的亭閣……………七九四

第七景 同上 集會室……………八〇一

第八景 伐爾歌命……………八〇八

第五幕……………八一五

第一景	巴黎	剛巴西萊斯家裏的舞廳	八一五
第二景	巴黎	丟伊勒里宮	八三四
第三景	維也納	皇宮裏的一間密室	八五九
第四景	倫敦	聖詹姆斯街上的一所俱樂部	八八〇
第五景	維也納城西的一條古舊的官道		八九一
第六景	古爾賽勒		八九五
第七景	彼得堡	皇太后的宮殿	九〇二
第八景	巴黎	路佛爾宮中的長廊和毗連的正廳	九一五
第六幕			九二七
第一景	託萊希	委德拉希的陣線	九二七
第二景	同上	陣線外面	九三〇
第三景	巴黎	丟伊勒里宮	九三六

第四景	西班牙	阿爾布愛拉……	九五六
第五景	溫佐堡	國王行宮裏的一個房間……	九六八
第六景	倫敦	卡爾登屋和臨近的街道……	九八九
第七景	同上	卡爾登屋的內景……	九九七

第六幕

第一景

奧斯特里茨戰場

法蘭西陣地

就在那一年的十二月一日，戰事發生的前夜。這是從皇帝行營所在的高地上望下去的景像。空氣陰寒刺骨，天上星光閃耀，但是在較低的天界上，卻有一片白茫茫的迷霧像一片海似的伸展着，從這片迷霧裏，有許多山峯像暗淡的巖石般矗立在外面。

左面可以看到一些樹木叢生的較高的山崗。在前面半中間，普拉真高原顯露着，到右面，卻突然低了下去，變成一片低低的平地，平地上蓋滿許多沼澤和池塘，可是此刻卻大部分都非常模糊。在高原上可以看到無數忽明忽滅的火光，那就是奧俄聯軍諸中隊的行營。在跟前景很

接近的地方，法蘭西兵營裏的柴火燃燒着，四周圍盡是些軍隊。由這兩支軍隊所組成的成千成萬的數不清的人羣的存在，在黑暗中顯得是非常朦朧的。

拿破侖的營帳是豎立在最近的地點，四周圍有許多哨卒和其他的軍人顯現着，隨從們還牽着幾匹裝好鞍子的馬。皇帝正在裏面口述着一張宣言，他的聲音從裏面穿過那張帆布傳出來。

拿破侖的聲音

「兵士們，爲要報復奧地利軍在烏爾謨的敗滅，

莫斯科維的烏合之衆已經來到你們眼前了！

可是這有什麼要緊！難道這些人不就是你們

曾經在霍拉布侖碰到過又打敗過的那一羣？

他們可不是曾經害怕得逃走過你們可不是

也曾經就在這一帶路上將他們追逐過的嗎？

「我們自己方面的，堅固而又凌人的陣地，

是有着許許多多的便於進攻的機會的；

如果他們搶先攻過來，臨到我們的右翼，——

這幾乎是一條必然的路徑，——照我的預算，

他們的深入敵營的邊隊一定會給我們——」

一位將軍的聲音

在他們軍隊可能開始行動之前的十二小時，

您已經這樣公開的向大家宣佈着您的戰略，

陛下，這難道也可以算得是您每次行軍時的

深謀遠慮的作戰計劃所必需的一種謹慎嗎？

拿破侖的聲音

這一種認識所能够給予大家的熱情，是儘可以抵得過洩漏祕密的危險的。

寫下去。

（繼續口述）

「兵士們，這一次我要親自帶領你們去作戰。可是你們放心好了；這並不是輕率的舉動，你們用不到阻制我的。祇要你們能够照着從前的樣子，大家都奮不顧身的衝上前去，跟敵人混在一起，努力去奪得應有的勝利，那麼我自然會處處小心，留意着我自己的。可是，萬一勝負不是一下子就能够決得定，到那時候，你們就會看到你們的皇帝，必然

身先士卒的在鎗林彈雨中冒着各種危險，跟所有的普通兵士一樣的爲着國家出力。因爲，勝利不是一件叫人猜度估量的東西，不能像在陰晴不定的午前猜度正午時候，究竟會不會出太陽般的一點也沒有把握；勝利是必需品拿得穩的——威武而又堅強的法蘭西陸軍的這麼許多年的名譽和光榮——全國的人都這樣的寶貴着，這樣的珍惜着——真使我們非成功不可！

嚴守着你們的陣線；
誰都不要因爲看見有一些傷兵給擡回來，
就餒滅了自己的志氣；你們必需要人人都

振作有爲，人人都堅決的抱定了這個信仰：
打退這些不是他們自己的國家所僱用的
軍隊，乃是我們這裏每個人的神聖的責任！
的確，他們是英吉利所僱用的，而英吉利是
這樣惡意的仇恨着我們的國土和人民呀！

「這一回的勝利就可以結束了今番的遠征；
我們凱旋回去，就馬上會看到國內又已經
新訓練好了許多盛大的軍隊來接應我們。
我們一旦能稱霸於世界，便可以締造和平，
爲着你們，爲着國家，同時也是爲着我自己！」

「拿破侖。」

（向他的將軍們）

照這樣，我們可以把他們所僱用的奴隸打平了——我意思是指英吉利——那個一切戰爭的罪魁禍首。

繆拉的聲音

繼續送來的一些關於特拉法爾加的詳細報告是不十分靠得住的。

拉納的聲音

這些報告上可又怎麼說呢？

拿破侖的聲音（含怒的）

我們聽說在交鋒的時候以及交鋒之後，有二十六隻戰船都陸陸續續的下了旗；那一天夜裏還整夜的刮着天大的狂風，總算把猖獗的英吉利海軍抑制了下去。

運氣好，奈爾遜是死了，不過我們方面的兩萬多名海軍，到底也做了敵人的俘虜，到不列顛的船上去啃他們的指甲去了。夏天的那一個偉大的聯合艦隊，到現在，是祇剩下一些破銅爛鐵和竹頭木屑了。——因此，維葉奈夫那個懦夫便也祇能放手！我全盤的海軍計劃也就整個的毀壞了，祇能再讓英吉利照舊的稱雄於海上了！

——啊，我一個人怎麼能對付得了各方面呢？——

不要緊，現在打一次勝仗也可以抵得過。

就讓那些水老鼠在泥水裏稱雄一時吧；等着瞧吧！他們決不會老是佔着上風的。

兵船在陸地上也可以給打沈！

另一聲音

在陸地上？

陛下，能不能讓我問一問這是什麼道理？

拿破侖的聲音（譏諷的）

我要叫全歐洲的國家都把門戶封鎖起來，不讓日空一切的英國船進口，這樣慢慢的讓它的龐大的國庫和商業開始凋零下去，直到它所有的兵船全在船塢裏自己爛掉，而從它那渺小的島上向碧綠的海洋望去，會永遠望不見一張自己的旗幟在飄揚着！

蘇爾的聲音

陛下，如果您想要完成這一件偉大的工程，便必需先在這裏顯一顯大好身手纔是呢！

拿破侖的聲音

就是在這裏，我們的敵人也是庇得的金鎊；這完全是一場這個庇得和我之間的決鬥；今晚，我隨時都覺得四周圍盡是英國的仇恨的氣息，比俄國的人馬和奧國的花草要強烈得多，好像從一個在附近出沒着的看不見的怪物身上散發出來似的。——不要緊，我們拿明天的勝利來抵制好了！——現在讓我把明天的戰略再說一遍；第一步先由蘇爾去發動這一次的偉大的計劃；由他帶領着

凡達麥的人馬，以及聖·伊萊爾的人馬，全體都排成梯形隊，首先向右翼的火線上進兵。

勒格朗的軍隊在離得遠一點的後面等着——最好是在我手指指着的那一帶地方近邊——在那裏等待各方面的零星散兵前來接應。拉納在這裏左面從奧爾繆茨大路上過去；繆拉的全體馬隊也在左面幫助拉納進攻。至於烏底諾的手榴彈隊，以及貝爾那多特，里伏，和特魯艾的軍隊，還有皇家衛隊，卻都祇消暫時留守在這裏後方，作為補充隊伍。

諸將軍的聲音

陛下，您的命令我們已經完全記得了。

我們一定會努力去爭得明天的勝利！

拿破侖的聲音

現在，我們騎了馬到各處營帳去巡閱一下；
趁兵士們還沒有睡，去看看陣地是否堅固。

——明天送文書到國內去的時候，不要忘記了

要加上一道命令，叫所有在法蘭西國境內
發行的報紙，都不準提起特拉法爾加的事；
萬一有這消息，那麼就把它說成一場混戰，
而我們方面也並不打敗，不過在那天夜裏，
海上的暴風雨卻把我們的船弄壞了幾隻，
因此，英吉利人就號稱他們是打了勝仗了。

拿破侖和他的將軍們從營帳裏顯現出來，都騎上了已經準備好的馬，在風霜中走向營地去。皇帝一來到最近的軍隊跟前，兵士們便都興奮的跳了起來。

兵士們

瞧是皇帝自己！他在這裏！皇帝在這裏呀！

一老年的榴彈手（親暱的走到拿破侖身邊來）

我們要替您奪取俄羅斯的鎗礮和旗幟，

來慶祝您的登基紀念日！（註一）

他們收集起了稻草，乾柴，和其它各種當被擄用的糞薦，一捆捆的紮在一起，在垂熄的柴火上點了起來，把它們當作火把似的搖着。每一次火光傳出去，別處地方也照樣的做，直到後來，整個法蘭西陣地都變成一片浩渺的火光了。當皇帝走過的時候，最熱情的兵士們在後面成羣

結隊的跟着；從羣衆的吶喊聲，便可以認辨出皇帝是在這片廣大的曠野中的什麼地方。

憐憫之精靈的合唱隊（縹緲的音樂）

收服部下的心，真可以算得是他的平生絕技！

譏刺之精靈的合唱隊

他們既不知道他的計劃，也不懂得他的心理！

憐憫之精靈的合唱隊

他們的忠實的靈魂，祇是在盲目的受人驅使！

黑夜的陰影遮蓋了全景。

（註一）奧斯特里茨戰役發生在是年十二月二日，適當拿破侖即皇帝位的一週紀念。

第二景

同上 俄羅斯陣地

午夜，在克列斯諾維支地方的元帥庫圖淑夫親王的營帳裏。營帳的內室顯露着，佈置得勉強像是一間會議室的樣子。在點了好多枝蠟燭的桌上攤着一張奧斯特里茨和它附近一帶地方的大地圖。

將軍們圍繞在桌邊，商量着什麼事情：伐伊羅特爾指着地圖，蘭格隆，布赫夫登，和米羅拉多維支站在旁邊，多赫託羅夫彎身在地圖上，普列歇夫斯基（註一）卻像無所關心似的上上下下的踱着。庫圖淑夫衰老而又疲乏，臉上有許多創疤，祇有一隻眼睛，是坐在桌子頭上的一張椅子裏，打着瞌睡，醒過來，又打着瞌睡。另外幾位比較低級的軍官是在後面；從外邊傳來了準備

好的馬匹的走來走去和嚼牙齒的聲音。

伐伊羅特爾正在發言；當他鄭重的說着話的時候，他一下子看看記事簿，一下子又替最近的蠟燭剪着燭心，一下子又把蠟燭在地圖上從這裏到那裏的移動。

伐伊羅特爾

瞧這裏，我們的右翼從奧爾繆茨路進兵，把在那一邊所碰到的敵人首先驅逐了，

不讓他們繼續駐紮在聖東山上，然後再

從那裏直接進兵到布侖。——各位聽到沒有？

由馬隊去把平原佔領；我們的主力軍隊，——

你們各位究竟是不是在那裏聽我說呀？——

蘭格隆伯爵，多赫託羅夫，普列歇夫斯基，

和柯羅拉特——現在是在普拉真的山崗上，到那時候就開下去，渡過戈爾德巴赫河，去圍困鐵爾尼茨，科貝爾尼茨和附近的村落，把敵人趕到右面，進兵到他們後方，穿過希伐爾薩，佔領了通維也納的大路：——照這樣，等到黃昏時候，我們的左翼，右翼，和中隊，就可以在布侖城下完全會集了。

蘭格隆（吸着一撮鼻煙）

好的，將軍；這計劃好得很！——祇要波納巴特肯客氣的站在一旁，讓你的軍隊開過去。

可是他不肯怎麼辦呢！——如果他先料到了我們這行動的用意。趁我們下去的時候

先攻上普拉真山來，使我們來不及包抄他的後方，倒先讓他包抄了去可怎麼辦！

庫圖淑夫（醒過來）

不錯，不錯；伐伊羅特爾，這恐怕是個問題。

伐伊羅特爾（不耐煩的）

如果波納巴特真想要攻上山來，那麼他一定在今晚上以前就已經開始進行了，因為他是一個那麼敏捷而又堅決的人。據我看，他一定是沒有軍隊可以打上來：他的全部兵力，充其量不過是四萬左右。

蘭格隆

既然兵力是那麼薄弱，像他這樣的聰明，

怎麼竟會安安靜靜的留在這裏，等我們遣一枝強大的軍隊去把他完全打掉呢？他如果要上來，是一下子就可以上來的！
米羅拉多維支將軍，你是不是這樣想法？

米羅拉多維支

我？我這樣想想有什麼用呢！祇要等到明天，就什麼都可以知道了，根本用不到想它！

伐伊羅特爾

哼！到現在這時候，他已經在匆忙的退兵了。他那邊沒有一點火光；除了在那裏過冬的梟鳥和野狗的聲音之外，也沒有一點聲音。但是，即使他已經近在眼前，我的這個計劃

卻也照樣可以把他的企圖連根剷除了去。

庫圖淑夫（站起來）

好的，好的。傳下這個號令去，就馬上執行吧。

叫一個人把這些計劃清楚的抄下幾份來，

各處都要送一份去。——我還要請逢·託爾總兵

把這個翻譯出來。——各位將軍，時候已經不早，

六小時的必要的睡眠，對於我們，一定會比

老在這裏看地圖更有用處的。我們分散吧。

願我們大家都有幸運！明天見吧，明天見吧。

各位將軍和其他的一些軍官都分別的走出去。

這些計劃，全都是紙上談兵！定要等到明天，
我纔能夠看出兩方面的真正的戰略來呢！

他用手掌把所有的燭火都撲滅，祇剩下一兩枝，於是慢慢的走到屋子外邊去，聽着。從法蘭西陣線那方面的高地上傳來了一片吶喊聲，龐大的火光愈燒愈烈，可是凹地卻依然包裹在重重的迷霧裏。

一枝讓敵人威脅着而掉過身去逃命的
軍隊，難道會有這麼一副熱鬧的景像的！

〔他依然在沈思着。〕

就在前面的普拉真高崗上的俄羅斯軍隊起了一陣騷動，表示那個放棄上風要害的計劃是

快要實行了。在別處許多地方的俄羅斯隊伍裏，卻傳來了一些醉漢在唱歌的聲音。

庫圖淑夫重新走進他的營帳去，臉上顯着疑惑的神色。

黑夜的陰影把全景包裹了起來。（註二）

（註一）原註：『這位將軍的名字（Prschahiszewsky），據說應該讀成三個音節，差不多是 Presh-ev'-sky 這樣的聲音。』

（註二）原註：『在寫這一景的時候，作者是像別人一樣的完全依據譚野先生所引用的蘭格隆伯爵的手稿。但是，照這記錄，伯爵在這次會議上的意見的健全，說不定也有點言過其實的地方，而太過的把他的同僚說壞了。』

第三景

同上
法蘭西陣地

在十二月二日早晨天明之前不久的時候。一片白色的霜和霧依然籠罩在低低的地面上；但是頭頂上的天卻已經很乾淨了。全場浸在死一般的沈默中。

拿破侖，騎着一匹灰色的馬，由貝爾底葉密切的扈從着，繞在四周圍的是蘇爾，拉納，繆拉諸將軍以及他們的副官，全穿着大衣，在昏暗中騎着馬，從貝羅維支前面的，他們紮着營帳的高地上走下來，走到戈爾德巴赫河邊的朋託維支村莊裏，已經跟前一日在普拉真山崗前面的俄羅斯陣地的前線很接近了。皇帝和他的一夥人停頓着，向四周圍和山頂上望望，又在那裏聽着。

拿破侖

昨天夜裏還在山頂上點着的他們的營火，現在可完全熄了。

拉納

陛下，您聽着！我彷彿聽到一個我們所時時刻刻在希望着的聲音了，如果我並沒有聽錯，那真是我們的幸運啊！

拿破侖

天哪！那沒有問題是馬匹走下山來，和礮車拖下山來的聲音；他們恐怕是要沿着這些低濕的池沼臨到我們右方，來偷襲達符的。

防地吧。照這樣就跟我的預料完全符合了。

繆拉

是的，他們已經在那裏開到鐵爾尼茨來了。

拿破侖

隨他們去好了！我們根本用不到想什麼方法去阻攔他們的。他們這種沒有識見的，輕率的舉動，對於我們是比任何戰略都更有用一點！——讓他們下山來，走到那一帶白茫茫的低地去；他們一旦深入我們的陣地，即使突然發現了自己的錯誤，想要及早回頭，也都不會有法子可以回到他們昨天晚上還好好的佔據着的那個佔優勢的陣地去。他們真要後悔莫及呢！

現在，把這裏的幾枝軍隊在迷霧的

掩蓋下悄悄的開過去，走下那斜坡，

渡過俄羅斯陣線下面的那條河流，

去埋伏在那裏，再等我傳下號令來。

拿破侖和他的一行人退到貝羅維支東南面的一座小山邊，同時天色也在慢慢的泛白了。

離開這重霜霧，來到空氣清新一點的地方，

真是要舒服得多呢。剛纔簡直把我凍死了。

當他們走到了山頂上的時候，他們已經露出在迷霧上面了；突然，太陽在普拉真高地的左面輝煌的升起來，照亮了拿破侖的灰色的臉和繞在他周圍的那些人的臉。所有的眼睛都首先

望了望太陽，然後又去找尋昨天夜裏還佔據着那高地的濃密的人羣。

繆拉

我沒有看見他們。那高原上彷彿沒有人哪！

拿破侖（喜悅的）

果真走了！——一小時以後，你本來要用怎樣的代價來換取這他們自動放棄的一隻角呀！

勝利是我們的了。——這樣看來，天亮前我們所聽到的，便確實是他們下山來，到鐵爾尼茨

和戈爾德巴赫濕地去的聲音了。——你別性急，

拉納，你看看這太陽，它把自己肥胖的面龐貼在平原邊上，又把刺猬一樣的鬍鬚穿到

這一片光滑得像毛織的氈毯般的低地上，
在我們廣闊的帽沿的影子下面張望着呢……

蘇爾，從這裏到普拉真山頂上要多少時候？

蘇爾

陛下，祇消二十分鐘，或許還不到一點；
我們下面那些還裹在迷霧裏的軍隊，
現在已經開到半路上了。

拿破侖

好！現在就叫

凡達麥和聖·伊萊爾立刻開上斜坡去——

在右面的鐵爾西茨和湖沼附近的澤地上，已經在開始交鋒了，但是濃密的迷霧卻還把那景

像遮掩着

啊，盲目而糊塗的布赫夫登，你原來在那一邊！看你怎麼辦！達符會對付你的。

在那一方面，一位副官的頭從迷霧裏顯露出來，趕快的來到拿破侖和他那一行人的面前，向他們報告着剛發生的事情。達符上馬離開，馬蹄先在掩蓋着敵人的襲擊的那一層層白霧裏不見了。

拉納和繆拉，你們兩個擔任的是左翼方面的職務，要去對抗巴格拉欣親王，以及全部奧地利俄羅斯聯軍的馬隊。

快去吧。我們可以拿得穩的這場勝仗，
會一聲霹靂似的結束了這次戰事了！

將軍們都帶了他們的副官奔馳開去，回到他們各人自己的隊伍裏。不久，就看到蘇爾所帶領的兩隊人馬排成了密接的行列在走上普拉真山崗的斜坡去。在那上面，俄羅斯兵的中隊的人頭顯露出來，從另一方面劃破了山峯上的天線，拚命的想要重新奪取已經離開的俄羅斯兵所剩下的地位。蘇爾的軍隊和這些俄羅斯軍隊之間已經起着猛烈的衝突；後者，雖然極鎮定的嘗試着要收復失去了的優勢地點，卻已經被法蘭西兵逼得離開斜坡，逼到低地裏去了。

憐憫之精靈的半合唱隊一（縹緲的音樂）

偉大的主使者呀，我們有一句話，你且聽了！

如果照你預定好的計劃，

奧地利必需受到一次殘酷而慘痛的屠殺，
那麼，最好要請你把戰事的結局快些揭曉；
同時還要請你麻木了那些受難者的神經，
讓他們的靈魂早早的脫離了痛苦的肉身！

半合唱隊二

如果已經註定着在未來的人類的歷史上，
要使這個人受到亙古未有的無上的榮光，

那麼最好能讓他的敵人，

雖然因他的成功而犧牲，

卻也不至於會身受着太多的痛苦和不幸！

年歲之精靈

主使者的統治方式，我是早就對你們說過了，

你們怎麼又來非難着呢？既然你們已經忘記，那麼你們現在再來看一遍那個最高的權威，那永久的主宰的神經，肌肉，脈搏，血管和纖維，是怎樣的管束着這一次次的人事的變遷的。

立刻，像以前一樣，戰場上的霧圍氣顯出了一種不可思議的明朗。在這中間，全景變得像經過了解剖，所有一羣羣的活人都變得透明了。那統治着一切的『上天的密旨』也在這裏面顯現出來，像一個腦筋似的四面放射的線網，扭曲着，盤結着，纏繞着，處處跟這裏或那裏的人形聯絡着。

諷刺之精靈的半合唱隊一（縹渺的音樂）

天真的精靈們呀，你們至今還是茫然！

你們難道不明白這許多人事的變遷，
是早就註定在人們還沒有出世之前？

半合唱隊二

最高的主宰是像一隻龐大的釀酒桶，
不識不知的儘是在暗地裏起着作用，
隨時隨地的把它的氣息向人間放送。

半合唱隊一

它那偉大的容量差不多是無所不包。
像這樣釀造着人事的變遷，已非一朝，
你們卻竟還會不識時務的向它呼號！
——

半合唱隊二

整個歐洲在流血，你們祇看到一部分，

祇看到部分就已經這樣的悲傷難忍，
那真可稱得是少見多怪，算得是愚蠢。

半合唱隊一

年輕的精靈們，在你們都沒有出世時，
人類已經在上天的統治下顛沛流離，
你們如果早早看慣了，也就不足為奇。

半合唱隊二

創造主運用着它的日新月異的手腕，
把一幕幕慘劇在人類的戲臺上扮演，
年歲之精靈和我們幾乎是天天看見。

半合唱隊一

彷彿時常覺得一場場老戲還不稱心，

它便屢次的毀壞了已經用舊的模型，
把它那戲臺上的傀儡都一一的翻新。

半合唱隊二

許多悲慘的事情我們都曾親眼目睹，
曾看見進步到了極點的優秀的民族，
竟會全族都被無知識的野蠻人殺戮。

半合唱隊一

我們曾看到無數的民族衰落又繁榮，
這一個是清醒着，那一個卻像發了瘋，
造物者卻好歹不分，叫他們一樣遭凶。

半合唱隊二

每一次看到這人類互相屠殺的殘暴，

聽到無數痛苦着的靈魂在哀號絕叫，造物主卻還會發出他的忍心的冷笑。

合唱隊

今天，大屠殺臨到了奧斯特里茨戰場，
我們見多識廣，再也用不到意亂心慌，
儘不妨在這裏看這些傀儡大動刀鎗！

大地之魂

不錯，仁慈的精靈們，你們無需乎對人類同情的，
你們祇消一聲不響的站着，看着這場戰事進行——
現在是已經演到了這本戲的最精采的一幕了。

第四景

同上
俄羅斯陣地

時間將近正午，這緊張的場面的地點是在鐵爾尼茨村莊附近。迷霧已經消散，太陽鮮明的照耀着。可是並沒有暖氣，池沼裏的冰塊在陽光下面閃動。

布赫夫登將軍和他的副官勒住了馬韁，在一座小山頂上停留着。那位將軍從他的眼鏡裏望着他的還在那裏爭奪村莊的軍隊。突然，幾大隊的俄羅斯陸軍從普拉真高地上亂紛紛的來近這路邊。蘭格隆伯爵正帶領着他們在向後退卻，不久，他臉色蒼白，神志不寧的急忙趕到布赫夫登將軍身邊，布赫夫登將軍的臉色也變了。

蘭格隆

敵人已經在逼上來了，你倒還逍遙自在呢！
普列歇夫斯基的軍隊已經打得四分五裂，
我的軍隊也有一大半都做了他們的俘虜！
克列斯諾維支給佔據了，索科爾尼茨也給
圍住了；敵人的大軍就要打到你眼前來了！

布赫夫登

你彷彿處處都祇看見敵人，而不看見自己。

蘭格隆

就是敵人打到了你眼前，你恐怕還看不見！

布赫夫登

我在這裏等普列歇夫斯基的軍隊開過來，

好叫多赫託羅夫跟他會合。啊，他們在來了。

蘇爾，由貝爾那多特和烏底諾幫助着，已經打退敵人，佔領了普拉真山峯，他的軍隊可以看到正在從這一方面走下山來，抄到多赫託羅夫的軍隊的後方。把他們逼在自己的軍隊和沼澤之間。

蘭格隆

你簡直連法蘭西人和自己人都分不清！

這些全是勝利者。——多赫託羅夫——他早就完了！

看到多赫託羅夫的軍隊在向水邊退卻。在那裏觀望的人痛苦而又緊張的站着。

布赫夫登

多赫託羅夫一定會努力找出條生路來的！
伯爵，我們現在應該收拾起了我們的殘部，
讓他們趕快從奧斯特里茨那路上退卻吧！

布赫夫登的軍隊和蘭格隆的殘兵敗將又重新集合了起來，取道奧耶茨村落往後退卻。當他們走到一座小山頂上的時候，布赫夫登回過頭來望着。本來是跟在他後面的蘭格隆的隊伍，卻已經被從普拉真高原上開下來的凡達麥的軍隊所截斷了。蘭格隆的隊伍和幾支本來由多赫託羅夫所帶領着的小隊一齊衝到薩欽湖邊，想要在冰塊上渡過去。冰塊在人馬的重量下面格格的響。正在這時候，拿破侖和他的軍容壯盛的一行人卻在普拉真的山頂上顯露出來。

皇帝臉上露着刁滑的微笑，望着這幅景象；他又傳令叫近邊的一隊礮隊向那俄羅斯人正在

渡涉的冰塊上開着礮。礮聲一響，便聽到猛烈的炸裂聲和潑水聲，那閃光的冰塊像一面鏡子似的裂成碎片，向各方面飛濺着。兩千名逃亡者都陷了進去，他們的絕望的呻吟，像一種帶諷刺意味的喝采聲似的傳到那些在高處看望着的人們的耳根邊來。

現在是祇看到全部的俄羅斯軍隊都亂紛紛的奔竄着，亞力山大皇帝和弗蘭西斯皇帝以及他們的後備軍也混雜在這些人堆裏，他們是在走向奧斯特里茨，想到那邊去把殘部重新集合起來；可是仍然沒有用，他們祇被許多亂兵衝得無從前進。

第五景

同上 帕萊尼的風磨近邊

風磨是在南面約模離開七哩路的地方，在法蘭西的前鋒和奧地利兵之間。營火正在燒着。拿破侖，穿着灰色的大衣，戴着前後都翹起的護面帽，騎着馬，跟貝爾底葉，薩伐里，和他的副官一起來，到這地方，跨下馬來。他愉快的前前後後踱着，有時候像在想着什麼，有時候跟貝爾底葉談着話。在後面，兩枝軍隊裏的兩隊軍官分左右的站立着。

拿破侖

啊，現在亞力山大究竟在幹什麼？他可不是

像他的上輩一樣，吃了一點虧就哭起來了？
哈哈！

貝爾底葉

陛下，外邊有人這樣的傳說，託爾總兵，元帥庫圖淑夫親王手下的參謀部員，在打了敗仗亂七八糟的退卻的時候，看見亞力山大在霍立支路旁的葛定地方近邊，自個兒孤零零的坐在一株沒有葉子的蘋果樹下的一塊石頭上；他的墨黑的軍裝和他的雪白的羽毛都拿掉了，他的形容憔悴，他的灰色的眼睛含淚的悲傷着自己軍隊的命運——

他的軍隊，死的除外，全向南邊逃散了。

拿破侖

真可憐！——可是他不久就會把這痛苦排遣了的——

一定可以比他的在海外的僱用者更快一點！——

哈！——這真可以叫庇得和英吉利受到一回教訓，

還可以把特拉法爾加的光榮稍稍掩過一些。

一輛沒有遮掩的車子從霍里支那方面走過來，由一小隊匈牙利的衛隊護送着。當車子走近來的時候，拿破侖走上前去，歡迎着從裏面走出來的奧地利的皇帝。他在一套白色的制服上面罩着一件灰色的大衣，帶着一枝輕便的拐杖，由里支登斯坦因的約翰親王，希伐爾真堡和其他一些人侍從着。他的臉上神采煥發，恰巧跟拿破侖的青灰色的臉成了個奇怪的對照；可是現在，他卻也顯得有點瘦削而憔悴了。

他們照習慣的擁抱着。貝爾底葉，約翰親王和其他的人都退出，祇把兩位皇帝剩下在野火旁邊。

拿破侖

我在這個漫無遮蔽的曠地上迎接你——
過去兩個月以來，這是我唯一的家呀。

弗蘭西斯

陛下，這個家使你得到了無上的光榮，
你一定會對它覺得非常的迷戀着吧？

拿破侖

好！說起這場戰爭，那確實是最不巧的
意外的事情，我是萬不得已纔這樣幹；
本來，我早就已經集中了全部的兵力，

要使英吉利懂得，如果它背棄了盟約，那麼它的圍在島國四周的這片海洋，是根本不足以抵制法蘭西的憤怒的。

弗蘭西斯

我本來也並不算破壞大陸的和平，可是在意大利發生的那不幸的事實，卻表示着現在法蘭西的確是在希望獲得許多不仁的征服和不義的主權，我好久好久都看不到一點轉機，因此，我纔不惜重大的犧牲來和你周旋了。

拿破侖

可是，我在十一月裏已經跟裘萊將軍

清清楚楚的訂定了許多重要的條約，
我已經極願意的允許不再掀動干戈；
我們約定從此不要再用軍隊和鎗礮
來爭奪阿爾卑斯山以北各處的主權，
我願意拿伊松索河來做我們的疆界。

弗蘭西斯

我一切都可以答應——不過你對這裏的

俄羅斯軍隊卻又作着怎樣的打算呢？

拿破侖

陛下，你們自然全要負擔一些責任的。

俄羅斯你隨它去，就讓亞力山大皇帝
自己來講條件好了；最重要的，自然是

要他從奧地利的疆土上完全的退出。這樣，我就可以答應停戰。稍過一些時，我打算要跟他訂立幾條根據於一些簡單的諒解的，永久遵守和平的條約：第一，俄羅斯軍隊不能離開自己國境，此外，要封鎖起了它境內所有的海港，不讓一隻英吉利的船隻進他的口岸。同時對於你，我要趁現在進一句忠告：從此祇顧自己吧；這次雖然跟俄羅斯聯盟，但是各種損失卻還是你自己的，而亞力山大的損失，也要你來負擔呢。

陛下，我也懂得，而且早就這樣的想了。這些話，本來不必在這裏多說的，現在既然打了敗仗，我就老實的承認了吧：好久，好久，我就不願意跟俄羅斯合作，不願意跟它一起的冒着戰事的危險；跟這些實際上一無所有的強國聯合，我早就已經覺得是非常無謂的事了。

他們一邊談話，一邊走了開去。

一 奧地利軍官

今天在這裏所看到的這次會面，真可算得是

多變化的生活中所看到的最奇怪的景像了！

這樣一位尊貴的皇帝——在他身上，恐怕至今還

保存着愛奈亞斯和光榮的凱薩皇朝的血液；

保存着在一千多年以前是那麼名震一時的，

幾乎不下於愛奈亞斯和凱薩的，威武不屈的，

雄視全歐的霸主們的血液（註一）——像這樣一位皇帝，

卻竟會這樣恭敬而又謙遜的在這裏跟這個

單憑着武力纔算從卑賤的民間跳了出來的

暴發戶似的野心家，作着這種卑屈的談話呢！

另一奧地利軍官

一點也不錯！講到他們的家世，那差別簡直像

奧斯特里茨地方的薩欽湖和普拉真山一樣！

兩位皇帝又走近來。

弗蘭西斯

那麼，對於這次馬上要通告各方面的休戰，我總算已經完全的表示了同意；同時我還可以答應你，我的那聯盟國也一樣可以接受你的意見，就把軍隊一天天陸續的從我國境內全部撤回。

拿破侖

就這樣算決定了吧。不過我要你知道：有着莫大野心的是你自己，並不是我，我雖然爲事勢所迫，把你當做了敵人，

又把亞力山大當做了敵人，可是我們在各種方面的利害關係卻完全一樣。

整個歐羅巴的這麼許多不幸和糾紛，全是某一個國家用金錢引誘出來的——

這個國家便是虛偽的英吉利，它爲要增加它的名譽，它的勢力，和它的收入，使用種種方法來霸占全世界的商場，而讓別個國家的人民去流血，去挨餓。在它周圍環繞着的那些海洋和巖石，把它像貝殼裏的蛤蜊一樣的封閉着，使它根本無從接受在我們大陸上是那麼流行的優容，博愛，和寬大的精神，

而永遠的在計劃着損人利己的陰謀！

弗蘭西斯

陛下，到現在這地步，我是再也不配來談論英吉利的居心和企圖了，而同時，我也不能代替我的聯盟在這裏答應永遠不跟英吉利商船再做什麼交易。但是，除了這一點之外，我是一切條件都願意答應的；而我們今天這次會面，總算可以在相互的尊敬中告一結束。

拿破侖

明天一清早我再派薩伐里去跟俄皇開一次談判，便會把一切都說定當了。

至於我們這裏，陛下那種友愛的精神，我可以承認，我自己也是完全一樣的。

他們退到弗蘭西斯的車駕邊。貝爾底葉，薩伐里，里支登斯坦，和其他的隨侍軍官們從後面走上來，等兩位皇帝互相行着禮，很客氣告了別，便分成兩邊走散了。

憐憫之精靈的合唱隊（縹緲的音樂）

誰都爲着自己，爲着自己的家族，自己的子孫；
至於民衆的困苦和不幸，卻還有那個來關心？

譏刺之精靈的合唱隊

這真是一個極有道理的責難！

可是不要再把這場好戲打斷：

從古以來的人君，

如果會沒有野心，

如果會處處願到民衆的福利，

處處都爲義爲仁——

如果有這種事情，

那簡直會叫我們笑掉了牙齒！

年歲之精靈

不要說空話了，事情還多得很；我們且到西邊去吧！

雲幕緩緩的扯上。

(註一) 弗蘭西斯爲神聖羅馬帝國的最後一位皇帝，因此，這位奧地利軍官便把古羅馬民族詩人維吉爾 (Vergil) 史詩中的英雄愛奈亞斯 (Aeneas) 建立羅馬帝國的奧古斯督·凱薩 (Augustus Caesar) 和在中古世建立

的。神聖羅馬帝國的沙爾大帝 (Charlemagne) 的一系，都算做是弗蘭西斯的祖先了，實際上，這系統是不可靠的。

第六景

蕭克威克屋，貝斯附近

畫廊內景。主人威爾特歇和庇得進來，庇得形容消瘦，衰弱似的走着。

威爾特歇（指着一幅肖像畫）

啊，這就是我們剛纔談起的那個女子：

大人，這不是可以算得他的代表作嗎？

庇得

不錯，這的確可以算得是他的代表作，——

在層層陰影中包含着那麼一種透明，而在背後的那根柱子後面，又襯託着薄薄的一層青灰色的樹葉般的東西，頗能給人幻美的感覺。——是庫因畫的吧。

（走向另一幅圖畫。）

威爾特欵

不錯，是庫因畫的。他是個多方面的人，雖然有時候性情很粗糙。可是他們說，他最好的作品是跟福爾斯塔夫一樣天下無雙的。我可惜沒有見過他的面。

庇得

邱吉爾在他的「人物誌」裏面把他形容非常適當——

「他的眼睛永遠在黑沉沉的眼圈裏旋轉

表現了他的靈魂的陰澀的脾氣和習慣。

畫想像的東西，也像畫真實的東西一樣，

他的佈置和剪裁幾乎可說是無往不當；

自然力在他身上差不多可說是通了神，

雖然融化着無數名家，但他卻還是庫因。」

——當甘斯波羅住在貝斯地方的運動場裏的那間

我們所熟識的屋子裏的時候，他剛巧也在貝斯——

我的確非常喜歡這幅肖像畫。——甘斯波羅的明朗，

是靠着他的兩種奇殊的能力完全表現了出來：

他一方面是風景畫的匠師而在另一方面又跟

約蘇亞爵士齊名，堪稱肖像畫的雙璧。——啊，你聽哪！

這是什麼聲音？你可聽到路上彷彿傳來了一陣
得得的馬蹄聲啊？

威爾特歇

大人，我可沒聽到有什麼聲音。

庇特

這是跑馬的聲音，現在越來越清楚了。

而且——說不定是一個來找我的專差呢！

威爾特歇

大人，您難得安靜的到這裏來玩一次，

我希望不要是討厭的大陸上的消息！

他們聽着馬匹奔馳的聲音更響了，到那屋子門口卻停了下來。聽到一陣匆忙的叩門聲，一名

因爲飛快的騎着馬而混身濺滿了污泥的驛使被領到畫廊上。他把一件公文遞送給庇得，庇得坐下來，急忙的把它打開。

庇得（自言自語）

呵，果然是討厭的消息！……糟糕，真是糟糕！

他坐着，樣子彷彿要支持不下去，用手捧住了前額。

威爾特歇

大人，我想您身體沒有什麼不舒服吧？

庇得（停了一會之後說）

你能不能

替我弄一點白蘭地來，能不能馬上就給我拿來？

威爾特歇

可以，請您稍稍等一下。

白蘭地送了進來，庇得喝着。

庇得

現在請你離開我吧。我有事情會叫你的。
這裏手頭有沒有一幅歐洲大陸的地圖？

威爾特歇從書架上拿來了一幅地圖，把它攤在那位大臣面前。威爾特歇，驛使，和僕人都走了出去。

天哪！爲什麼叫我活着看到今天這日子！

他在那裏沉思了好一會；隨後，又看着那件公文。

「打敗了——奧地利俄羅斯聯軍——完全破滅了——

奧斯特里茨——上星期——」奧斯特里茨在那裏？

可是現在找到了這地方還有什麼用呢？……

已經死了，而且已經埋到了墳墓裏去了，

就是找到了墳墓的所在地又有什麼用！……

奧地利和俄羅斯的聯軍是完全失敗了，

盛大的法蘭西軍隊是不再受到牽制了，

它可以傾全力打到我們的海灘上來了！……

我用盡這許多年的辛苦纜佈置好了的計劃，今天想不到竟會整個的化爲烏有！他從此可以稱霸於歐羅巴，可以征服了所有的國家，可以把我完全視同無物了！

他又陰沉的對着那件公文和那幅地圖呆了幾分鐘。後來，他很困難的站起身，按着鈴。一僕役進來。

請你關照他們快把我的車子預備起來；

你再去對你的主人說，我此刻就要回到

貝斯去了。——我要走到這門邊去都走不穩，

還要人稍稍的扶我一把呢。

僕役

知道了，大人；

我現在馬上就去替您把我的主人請來。

他走出去，又跟威爾特歇一起進來。庇得由人扶着，走出房間去。

庇得

把這地圖捲起來吧。在最近的十年之內，它是完全無用了！國土，法律，人民，和王朝，都已經在那創造帝國的野心家的嘴裏，被咀嚼得粉碎，永遠沒有恢復的希望了！

庇得，威爾特歇和僕役都走出去；不到幾分鐘，便聽到車駕離開那地方的聲音，幕閉。

第七景

巴黎 一條通到丟伊勒里宮去的街道

夜裏，幾盞暗淡的油燈照着一大羣男女市民在宮門四邊和附近的大路上閒步。

年歲之精靈（向謠言之精靈）

你可以下去混在這一堆熱鬧的人羣裏，
隨心所欲的去跟那些人談一些胡話吧。

災禍之精靈

我去聽聽，這是比奧斯特里茨更有趣的。

謠言之精靈假扮做一個年輕的異鄉人的樣子走上場來。

精靈（向一娼女）

姑娘，這時候還走來走去的，不是太遲了嗎？

女子

像我這樣的貴婦人，這時候出來是應該的，

因為現在，他就要到了！——最近這三個月以來，

他打了這麼許多次勝仗，那些地名，以前是

除了在隣近村莊上的幾處熱鬧地方之外，

還有許多人都是出身以來從沒有聽到過，

可是現在，因為出了這件驚天動地的事情，

就變得連最荒僻的鄉村裏都非常熟悉了！

精靈

好！這樣我倒可以整夜的在這裏看熱鬧呢。

女子

我們這行業近來是競爭得非常劇烈，能够弄到手的好處已經是非常的小，而這一次的勝利又把這麼多外國的同行弄到了巴黎來，照理我真不應該在這裏趕熱鬧，要趁早拉點生意纔是。可是，這一回是大家都這樣熱心，我也祇能拼着五個晚上弄不到一個銅子，而在這裏跟大家一起唱着慶祝歌了。——

近來有多少驕傲的君主都想要跟我們的

那位偉大的霸主競爭呀！——可是他祇有別人四分之一的軍隊，卻能夠運用着他的腦力，來把敵人的四十多萬名的精兵完全打敗，那簡直是歐洲的歷史上所從來沒有過的，替人類行軍技術開一個新紀元的事業呀！

精靈

這個人是誰呀？你把他的能力吹得這麼大——
這個叫全世界都震動着，推翻了許多王朝，又把平原打成片白地的人究竟是誰？

女子

怎麼！

你問得這樣清楚，可是又像什麼都不知道——

伙計，你的話是什麼意思？

精靈

我是一個異鄉人，
是一個流浪漢；我一向就住在地球那一邊，
永遠沒有來過，雖然我能夠說這裏的方言。

女子

看你樣子固然有點像，不過情形卻太奇怪！
如果我有一個丈夫，他一定會拿你抓住的。

精靈

丈夫你可以有好幾打的，多得簡直連自己也數不清，雖然你現在的確是一個也沒有。

女子

你是不是想知道一點這裏發生的事情呀？

精靈

姑娘，你雖然這樣說，恐怕你自己還不知道。

女子

我可以照着我那些當兵的丈夫所說的話，稍稍告訴你一點我們皇帝的最近的功績：——
他這一回是弄到了四十五面敵人的旗幟，全帶到巴黎來，今晚上就要在這些熱鬧的街道上把這許多旗幟當做勝利品出着會，把它們當作了光榮的紀念去高高的掛在燈光暗淡的元老院和禮拜堂的屋頂上了。

精靈

當他在慕尼赫稍稍停留了一下，而你們的皇后約瑟芬親自去到那裏迎接他的時候，那地方也曾經非常熱鬧的開着慶祝大會。——同時，在那裏，歐什尼（註一）——

女子

他是拿破侖的乾兒子——

精靈

他在那裏跟美麗的奧古斯塔公主訂了婚，

（她是巴伐利亞國王的女兒，這以前已經跟

巴登的太子訂過婚，現在卻強迫的毀約了；）

此外，他還獲得了一種更高的榮譽：他已經被宣佈爲意大利王位的未來的繼承者了。

女子

這消息還沒有傳到外洋去，你怎麼會知道？

精靈

我是有一般人所沒有的通消息的方法的。——

同時，前面說起過的那位巴登王子現在卻

和斯底芬尼·波阿爾奈（註二）結合了；而斯底芬尼，

許多人都這樣說，跟我們在等着的那個人

還不單是父女的關係。

女子

真的嗎？我可不相信。

難道革命的滓渣竟這樣點污了你的靈魂，

使你對於革命的領袖也敢這樣懷疑起來？

今日之下要叫大家都信任，真是困難的事。

精靈

不錯！有許多丈夫的姑娘，你的心腸真要比那些連叫一聲你的名字都嫌弄髒了嘴的高貴的人們，純潔而又仁厚得許許多多呢。——可是我，祇要你能够跟我慢慢熟悉了起來，你便會覺得我的確是個肯說老實話的人。

女子

對不住，你的話我真不敢領教。

精靈

你如果高興，

把你那新聞說下去吧。

女子

你比我知道得更多——

精靈

在他一路回家的時候，有多少熱烈的羣衆
在慶祝着他的光榮的勝利呀！希特拉斯堡，
希圖特加特，卡爾斯路赫，都同樣的熱鬧着。
而在這裏，祇要他不是別人不知道就已經
來到了，民衆當然更要瘋狂的歡迎着他的，
你等了好半天，希望你能够看見他。——你聽呀！

吶喊聲在遠方高漲着，表示波納巴特已經在走近來。

不過，波納巴特是祇有在陸地上可以稱雄，到了海洋上，他就完全沒有辦法了；在那裏，他的偉大的夢想永遠不會有現實的可能，他一定做不成水上的霸王。

女子

爲什麼原故呢？

精靈

因爲他受到了阻礙，而那阻礙便是英吉利。

女子

可是現在它糟得很，它的奈爾遜也沒有了，

（這是個好人，他對女人的愛情是很誠懇的！）

喬治是一天到晚在一間暗房裏說着胡話；

它那了不起的大臣也衰弱得快要死了；
皇帝已經把他們全解決了。

精靈

姑娘，話要分成

兩方面來說；你聽到的消息未必就靠得住。
誠然，奧斯特里茨是一場大衆咸知的勝仗，
可是我要告訴你一樁會叫你吃驚的事情：
特拉法爾加的那場戰事，實際上，法蘭西是
打得一敗塗地，海軍就此沒有翻身的希望，
可是你們皇帝卻不讓這消息發表呢。

女子

先生，

我是沒有像你這樣的未卜先知的本領的，不過憑理性來推想，我卻以為這許多消息，一定大部分都還靠得住。

精靈

就算是靠得住吧。

可是你要知道，這些英吉利人對於水上的生活是非常熟悉，他們是從小就由霜霧和雨水養大來的，這些雨水灌到了他們身上，簡直跟他們的血液混在一起了。海洋就是他們的陸地，他們是永遠在那裏過生活的。

女子

祇要他們把陸地剩給我們，那麼就讓他們

在海上的老家裏稱雄一時吧！——（御駕顯現出來。）

啊，皇帝來了！

皇帝萬歲！——他是陸地上的最偉大的人物呀！

波納巴特的車駕來到，卻並沒有隨從。街燈照到車輛裏面，可以看見約瑟芬皇后坐在他旁邊。當民衆用『奧斯特里茨的勝利者』這樣的稱號來招呼他的時候，喝采聲簡直像是發了狂。更活動的人們便去跟在車駕後面，車駕從聖·奧諾里路轉進加魯塞爾路，又從那裏向丟伊勒里宮那方面開過去。

女子

願他下一次出發遠征會得到更大的成功！

精靈

如果他的能力辦得到，這更大的成功便是：
置英國的商業於死地而叫它不敢再背約！

女子

你這下流人，我不喜歡你這種古怪的知識。
你臉上彷彿真有一股妖氣。假如不是現在
理性女神已經把過去教會所流行的那種
迷信完全打破了，我真會把你當做鬼怪呢。
——再會吧。我不要吃你這種客人。我寧可挨餓的！

她走了開去，羣衆四散，精靈也不見了。

(註一) 歐什尼·波阿爾奈係拿破侖皇帝皇后約瑟芬與前夫波阿爾奈子爵所生之子。

(註二) 斯底芬尼亦係約瑟芬與前夫所生。

第八景

普特尼 平草場屋

從外面的臺階上望進去的庇得的臥房。時間是在下午。從門口望進去，可以望到在房間底裏放着一張有帳幔的牀，牀邊坐着一位女子，那就是赫斯特·斯坦霍普女士。在房間前部彎身在一張桌上的，是醫生瓦爾特·法卡爾爵士。聽差帕斯羅和其他的僕役都站在房門近邊。
林肯州主教湯姆林走進來。

法卡爾（用壓低了的聲音）

大人，這真是不幸的事，我又不得不

來請你了，剛纔情形很不好，他這個
纖弱的生命恐怕不能再支持下去。
如果有什麼重要事情一定要叫他
事前跟你交待清楚，那麼現在
就是適當的時間，如果再耽擱下去，
恐怕就要來不及了。

湯姆林

啊，事情竟這樣嚴重？

他這場毛病的名字是叫做——奧斯特里茨！

自從上個月的那一天暗淡的早晨，有人
把這不幸的消息，從莫拉維亞平原上的

那個荒僻的地方（註一）傳送到他耳朵裏以來，

他便永遠祇記得奧斯特里茨這個字了。

法卡爾

上一次，在八月初頭，他曾經到威賽克斯海邊上的格羅斯特行宮去向皇上請求，要皇上將他的這許多艱苦的責任稍稍減輕一些，如果那時候皇上能够答應他，也許到現在，他倒可以勉強支撐過去了。可是那時候，皇上卻一步也不把他放鬆。

「你要福克斯，要格侖維爾那班人幹嗎！」

他老這樣說。『你根本用不到他們來幫忙——

什麼福克斯，我寧可爲他而引起內戰的！』

他脾氣像一條鋼，寧可斷，卻不願意彎曲，

因此他就支撐不住了。現在，時間快到了。

赫斯特·斯坦霍普女士轉過她的頭，走上前來。

赫斯特女士

朋友，你又到這裏來了，我真非常的感謝！
他現在總算好好的睡在那裏，可是剛纔，
他又在焦急的問着哈羅貝爵士的消息，
嘴裏還喃喃的說，說他這一次到柏林去
是破碎的歐洲的最後的希望，這一回是
不能再叫他失望了！

湯姆林

至今還沒有消息呢。——

這幾天以來，當我在他身邊坐着的時候，他曾經屢次的問起我風是從那一面吹，問起馬棚上的定風雞把嘴朝着那一面。我說是「東風」，他便這樣的回答：「東風很好！這個風可以把他快一點吹回到家裏來！」他的心還是這樣的掛念着國家的事呢。

法卡爾

我疑心剛纔惠萊斯里到這裏來探望他，是太使他興奮了。自從那個時候起，他就很快的衰弱了下去。

赫斯特女士

啊！現在他醒過來了。

（向主教）你有什麼話要跟他談，現在可以來談了。

赫斯特女士，湯姆林，和法卡爾退到牀背後，不多一會，祈禱聲從裏面傳出來。隨後，主教走到一張寫字檯前面，赫斯特女士卻走到門邊去。梯級上傳來脚步聲，庇特的朋友羅斯，商業部部长，出現在臺階上，在輕輕的作着詢問。

赫斯特女士（低語）

他願意把他身後的事完全交給他的好朋友湯姆林主教去辦，可是他的話，卻真叫我聽了非常傷心；你想，他簡直把自己一生的動功偉績看得這樣低，

到臨死時還怕他的這些事業不足以使國家承認，不足以使他自己的家族得到政府的一點非常菲薄的年俸呀！他極想把他的遺囑自己親筆寫下來，可是他那沒有肌肉的手卻捏不住筆。——

現在是由他的朋友湯姆林把他說的一些零零碎碎的遺言逐條的記錄着。

羅斯和赫斯特女士轉過身來，他們看到主教正彎身在牀上，手裏拿着一張剛纔寫好的紙片。不久之後，他把一枝筆蘸了墨水，把它伸到牀帷裏面去，把那張紙攤在下面。一隻纖弱的白手從牀帷後面伸出來，在那張紙上簽了字。主教把兩名僕役也叫了過來。他們也簽了字，牀的這一頭是法卡爾，那一頭是湯姆林，他們都在聽那垂死的人說着話。後來，主教從牀邊走開，來到衆人，站着的那臺階上。

湯姆林

現在，幾條遺囑總算是已經完全寫定了，他的心境彷彿比剛纔稍稍平靜了一點。他問瓦爾特爵士，他的病究竟會不會好，法卡爾使用安慰的口氣這樣的告訴他，說他的病並不是完全沒有復原的希望。我那朋友聽到這話便笑了笑，搖了搖頭，他彷彿是在說：「你說這話的用意我懂得，可是，出於友誼的安慰，我是不會見怪的。」

羅斯

他需要休息；可是他卻從來得不到休息。

他們等着，法卡爾走過來。

法卡爾

耗盡了他的一生精力的那些國家大事，
這麼許多年來真是一天也不把他放鬆，
現在他已經昏迷過去，根本不省人事了，
我恐怕他不會有可能再振作起精神來，
談着這些事情了吧。

羅斯

可是你聽他又說了。

他們聽着。

庇得

我的國家！我怎樣離開了我的國家呀！

湯姆林

啊，
↓

這句話裏面是包含着許許多多意思呢！

羅斯

他的靈魂至今還在跟這些事情掙扎着，
雖然在昏迷狀態中，他還要這樣掙扎着。
直到這場悲劇閉了幕爲止。

他們繼續在門口輕輕的談着話。庇得慢慢的昏迷下去，永遠不再醒了。

憐憫之精靈（向年歲之精靈）

在收場之前，你是不是還打算跟他說幾句話？

年歲之精靈

不，因為我已經跟他說了太多的話了。在往時，每當大地上所有的光都照在幽暗的冥府上，咆哮的午夜的風又在一家家屋頂上掃蕩着，而替他吹來了長長的一大串的民族的災禍，像一幕幕凶險的戲劇似的在他的眼前搬演，使他整夜的皺緊了眉頭極度痛苦着的時候，我已經時常的在暗地裏跟他悄悄的交談了。現在，他已經快要死去，我卻不想再來擾亂他，就讓他安安靜靜的去找尋那永久的沉默吧。

災禍之精靈

看見一個人快要死了，他的毀滅是確定的了，就連執行上天密旨的精靈，也會變得慈悲的！

年歲之精靈

我們不應該在自家人淘裏這樣的吹毛求疵。我也不打算再來聲辯。我祇要對你說一句話：——我們是上天的奴僕，而且永遠是上天的奴僕！

合唱隊

像凡人一樣，我們是靠着神力憑空產生，

如果它一旦不再需要我們，

我們就祇能把一切的進行都立刻停止。——

我們的不具有形體的官能，

我們在天上的優越的地位，我們的統治，

我們所能知道的後果前因，

實際上祇不過比這些凡人們高出一層；
我們能够支配人羣，也祇是件偶然的事，
我們還是處處都要依靠着上天的意旨。

一重陰影把全場遮蓋着。

(註一)奧斯特里茨是在莫拉維亞境內，故云。

